

包豪斯，原来就是你

吴孟婕

2014年9月23日

时钟指向午夜零点，中国国家博物馆二楼北10展厅依然灯火通明。“离这个展预展不到100小时了”，张春艳一边与策展组同事有条不紊地组装展柜，心里却牵挂着刚开箱清点至完毕、运至库房的300多件展品。

“这个展”的总策展、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助理杭间刚下高铁，此刻正在前往国博大本营的路上。在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对记者说：“接下来的1个多月，参观者无意间走进一个黑乎乎展厅，看到墙上、地上散落着一堆‘东西’，会觉得‘咦，这把椅子好像我家隔壁小卖部就有’、‘这盏台灯有什么特别’。这可能是你在国博看到的最生活化的展览，但带上新奇心，选择不同的角度观看、切入，你会发现它的‘不一样’。”

同一时间，展览平面设计团队的姚之洁正在杭州的家里回复邮件：“有别于一般展览开篇的规矩行文方式，这一次，我们运用多媒体影像 MAPPING 技术总览介绍主题，将有效信息编撰成‘故事’传递出去，循序渐进地开启观者的认知和思考。‘设计’以何种面貌进入生活？我们期待每一位亲历者的互动和反馈。”

1919年冬春之交，中国人迎来了两位来自西洋的陌生人：“德先生”和“赛先生”。后来，他们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几乎成了新文明理想的代名词。

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真实身份”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两位充满人性化的启蒙先生，在风雨如晦的暗夜点亮了耀眼的灯塔，照亮人们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这一年，德国魏玛出现了一位“包先生”——由德意志制造联盟推动建立的“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 后改称“包豪斯设计学院”)。包豪斯在历史上仅仅存在了14年，却声名远播。960位毕业生中，2/3是女生。

简洁、工业化，是大多数人对包豪斯的定义。但杭间、张春艳、姚之洁们为之忙碌的提的重磅展览，却试图传达这样的信息：没错，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是广为大众所知的包豪斯，但这远不是包豪斯的全部，其精神的传播、建构乃至实现，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启蒙的设计——

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
包豪斯藏品展

展览时间：9月28日至11月8日

展览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北10展厅

展览内容：包豪斯(Bauhaus)，被誉为“欧洲发挥创造力的中心”，它不仅是一个学校，也是一个公社，一项精神运动，各种艺术形式的改革运动，一个哲学核心。

本次展览展出作品约300件，囊括了沃尔特·格罗皮乌斯、马塞尔·布劳耶、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瓦西里·康定斯基等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设计大师的作品，其中不乏经典设计的手工原型。

展览藏品来自于2011年杭州市政府引进的“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史系统收藏”。这一亚洲最大的包豪斯收藏涵盖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染织设计和绘画、雕塑、戏剧作品及相关文献。中国美术学院为发掘包豪斯收藏的历史价值，组建了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和包豪斯研究院。

本次展览是该收藏落户在中国美术学院后，最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围绕包豪斯理想在艺术、设计、教育、生产和生活五方面的“启蒙”来展开，揭示了包豪斯对于社会更新的宏伟蓝图。9月29日上午10时将在展厅序厅举行研讨会。观众还可以现场免费领取趣味故事册，观看动画影片和多媒体装置来了解更多有关包豪斯的历史。



1976年12月4日，包豪斯重新开放之际，前包豪斯成员聚首。



“Bauhaus”是德语“Hausbau”的倒置，“Bau”是“建造”，“haus”是“房子”。其第一任校长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在大学目录上声明：“‘建造’统一了所有的工艺和艺术。基于这一共同目标，它们完全可以在同一屋檐下被传授给学生。”

几乎所有对建筑和设计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包豪斯。用本次展览总策划、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的话说，包豪斯就是一个神秘的邮包，一个普世的思想的工具箱，它是思想库、动力源、世界观。包豪斯不大，却带来了某种根源性的变革思想。

“作为思想的包豪斯”在其诞生以来95年漫长岁月中，众多学术主张及其背后的人物故事，在设计与建造的教科书上赫然在案，几成传奇。仅在德国，它就拥有3座专门的博物馆和众多的研究机构。

“少即是多”、“上帝就在细节之中”、“所有日常用品的标准化设计都是产生于社会的需要”、“今天看上去非常奢华的，后天就成正常的标准了”……或许你与我一样，听过许多包豪斯名言，却依然需要被“启蒙”——

壹 设计是文化繁荣的标志之一。作为消费者，你有权用敏锐甚至挑剔的眼光对周围的设计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投出决定性一票。

读到这个版面的时候，你可能正拿着最新的iPhone6，或者坐在宜家的沙发上、穿着无印良品的家居服——这些品牌都与包豪斯的理念不谋而合，“少即是多”的设计不仅形式优美，也成功地控制了价格。

再把眼睛挪开一下，望望窗外——如果那里有一排盒子般的、简洁利落、类似北京798艺术街区的建筑风格的房子，包豪斯正是它清晰的轮廓。

而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理念或者说理想的发轫，竟可追溯到近百年前——1919年3月20日，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宣言》中起誓：“设计既不是一种知识，也不构成重大的事件，它是生活的东西，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同时我们要创造一栋建筑、雕刻、绘画三位一体相结合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之矗立在云霄高处。”《包豪斯理想》一书的作者威廉·斯莫克认为，包豪斯重新定义了“设计”：“全世界的设计师和建筑师都从包豪斯的实例中汲取灵感，然后又反抗它。在每一个时代，包豪斯关于人性、社会责任和品位的理念都会成为一种刺激物。”

那么，区分设计好坏是否有一定的标准？建筑师和工业设计师又

是从什么样的思想和实例中汲取灵感？如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问题就变得比较容易回答。

当时，“设计”是一个充满魔力且受人尊敬的词，与包豪斯相关的现代运动正试图重塑世界。非衬线字体、骨架家具和屋顶平台等许多现代设计理念的成型都早于包豪斯，但只有包豪斯成为了受人瞩目的集大成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包豪斯是公众利益的设计代言人，追求经济、简洁和实用。乔布斯曾指着一台iPhone手机说：“如果这不是包豪斯的，那又能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需要好设计还是好技术？包豪斯的回答是：“技术”能改变的东西似乎比“设计”多得多，但，每一项技术的发明与革新，都需要具有想象力的设计。包豪斯学院正是以富于挑战和开拓的变革精神，创造了20世纪最早趋向大众的设计文化。

所以，是包豪斯，也只能是包豪斯，才具有如此丰富的学术模块和面向。从2013年深圳的“从制造到设计”到即将在北京开启的“作为启蒙的设计”，下一站，会是哪？杭间笑而不答，只说：“目前能想到的主题和组合绝对不少于10次。”打开来自中国美院的包豪斯“邮包”前，你永远不知道，抖落的将是什么惊喜。



双头台灯(1934年)
设计师:克里斯蒂安·戴尔

贰 “‘启蒙’是否言过其实？”这是杭间最近常在微博上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作为设计的启蒙，包豪斯创立了现代设计的基本法则，使设计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现代设计艺术教育的基本理念和模式。”杭间说，“而作为启蒙的设计，包豪斯对于当代的启示辐射到艺术、设计、教育、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启蒙的本质是一种抉择，包豪斯的到来，为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更新提供了思想之源头。”

“作为启蒙的设计——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包豪斯藏品展”的主线围绕包豪斯理想从五个方面展开：“思想启蒙”回溯现代设计思想的“源头”；“形式与功能”和“材料与结构”展示包豪斯对设计所做的基础性贡献；“教育启蒙”揭示包豪斯所奠定的现代艺术教育的基本结构及先锋理念；“生产启蒙”展现包豪斯为使设计适应大生产所做的努力；“日常生活启蒙”则展示了包豪斯如何开启现代的生活方式。

为本次展览担任视觉总监的是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著名平面设计师袁由敏。他也是2013年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从制造到设计——20世纪德国设计展”的视觉总设计。

这一次，展品多了两倍，袁由敏说，体量的增加带来质的改变，也必须在视觉上有所体现：展区划分由明亮的大色块“沉淀”为黑白灰三色，所有软硬件设计上的简约、节制、庄重，都是为了凸显其主体——那些“作为启蒙的设计”。他设计的海报，用一种独特的工艺把“启蒙”一词视觉化：既有光(enlightenment)，就一定有黑暗；从暗处透出的朦胧光亮，更凸显启蒙的伟大。

同为二度参展的还有一批年轻策展人——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院研究员张春艳、王洋，设计学院青年教师姚之洁等，对于他们的飞速成长，杭间称赞有加。

比如，从印刷厂直接运到新闻发布会现场的国博展画册，每一件作品说明都经过实物测绘，由张春艳、王洋领衔的编撰团队还首次完整翻译了迈耶的教育与生产大表。

“对于‘舶来物’，‘仰视’不是唯一的方向，而应多角度、多维度、客观、辩证地对其进行考察、衡量，从中汲取养分；带着观点、知识结构、民族文化重构艺术现场，进而活化包豪斯对于中国制造的真正价值。”张春艳说。

这，也是青年艺术家走向包豪斯的方式：“当下，包豪斯仍不时被误读为一个品牌、一种时尚，甚至是一个人名，令其与众多的文化遗产一样，成为了放在咖啡吧书架上被消费的神话。通过自觉误读而造就神话也可成为一种‘方法’？或许在实验中，我们才能真正无限接近包豪斯的精神，同时也更接近我们自身？”

在杭间的鼓励和支持下，这些包豪斯历史中关于启蒙与神话、艺术与技术、形式与功能、作品与产品、大生产与为大众生产的“悖论”，将成为展览的一条“暗线”，与包豪斯理想的叙述并行，以文本的形式出现在对应展区中。

叁 “差不多就行了”，对艺术家和设计师来说是一句很可怕的托词。人活着，是要有点追求的。”杭间说。

乍听之下像一句广告语，但不乏深意。常有人质疑中国当代设计大师的缺乏，反过来，设计界也会质疑消费者的“崇洋”。从杭间看来，“包豪斯”是一种相对自由平等的沟通语言，“生活的启蒙不亚于思想的启蒙，对设计的尊重也是对生活的尊重，设计关于每一个人，人人都是设计师。”

“用中国人的艺术思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构建我们自己的东方美学，这一天，一定会到来。”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许江充满力量的演讲感染了现场所有人。但我更喜欢接下来那句话——“去年，德国几家



红蓝椅(1917-1918年)
设计师:格里特·里特维尔德

包豪斯研究机构获得了政府空前的财政拨款，理由是，千里之外的中国杭州，已经有了如此丰富而完整的包豪斯收藏和研究。”

也有不少人的观点与他们不谋而合，比如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设计者，普利兹克奖、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终身成就金狮奖得主阿尔瓦罗·西扎。当他的建筑设计方案出炉，印度红的外墙、略显朴素的房屋结构令一些期待看到一座“很炫”的新型博物馆的人感到不解，但注重功能性的西扎有自己的“尺度”：“我为这座博物馆选择了区别于其他教学楼的采光方式和建筑原材料，而在整体上，必须尊重象山校区的整体风格。”倘若继续追问，这位留着花白络腮胡的老人会酷酷地回答：“以后这里的展示主体不是包豪斯吗？包豪斯不需要多余的修饰，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理解它、交流它。”

2016年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启用后，不仅将用于存放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史系统收藏，还将成为中国当代设计教育的研发基地和重要学术机构，为中国甚至世界创意产业提供平台和思想引擎。

自3年前7010件包豪斯系列藏品“来了”，张春艳与它们的关系，可以用“抬头不见低头见”、“熟捻于心”形容。为进一步拓展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她亲赴德绍包豪斯博物馆进修。常有人问，对于日新月异的设计来说，现在还执着地跟近百岁的包豪斯打交道是不是有些过时？张春艳的回答是：“包豪斯不会老，过时的只是看待历史和设计的眼光。”

“潮流易变，风格永存”——原来，出生于1883年的服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尔的这句名言，也同样适用于“后生”包豪斯。



【云世界再美，也要有风】
你若也喜欢，风就在这里。
微信号:youfenglai_zjrb

你所不知道的包豪斯

校徽的由来



1919年，包豪斯校长格罗皮乌斯宣布举办包豪斯校徽设计竞赛。根据图林根政府的要求，新的校徽设计必须限定在直径为4.5厘米的环形中，还要有“国立魏玛包豪斯”的文字出现。学生卡尔·彼得·罗尔凭借他设计的“小星人”赢得了比赛，这枚校徽一直沿用到1921年。

后来，包豪斯的教学理念发生了改变，教师奥斯卡·施莱默设计了新校徽。这枚校徽由简单的几何形和几根线条组成，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人的侧面。如今，我们也能在包豪斯的很多设计作品中看到它，它已经成为包豪斯最为经典的符号之一。

小写字母运动

“我们提倡小写字母，因为说话的时候不分大小写！”——包豪斯所倡导平等沟通的理念催生了“小写字母”的运动，领头人是包豪斯学生赫伯特·拜耶。

此前德国广泛使用的字体是花边衬线“哥特体”，识别度极低。赫伯特·拜耶设计出“通用体”(Universal)，这种以小写字母为中心的无衬线字体系列简洁实用，方便阅读。他的字体改

革得到了格罗皮乌斯的支持，包豪斯在其受委托设计的新建筑上都采用了小写字母。

后来，硅谷中最重要的青蛙设计“frog”采用了小写字母作为公司标志，并将这种设计风格带入了苹果、微软等数码产品中。

“苹果”的老师



1981年，年轻的乔布斯开始参加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办的年度设计会议，在那里他接触到了简洁、实用的包豪斯风格的产品，一见倾心。而苹果公司的另一位灵魂人物——参与设计众多经典产品的首席设计副总裁乔纳森·伊夫欣赏的则是另一位继承包豪斯衣钵的设计师——迪特·拉姆斯。

1983年的阿斯彭设计大会上，乔布斯在主题演讲中表达了对包豪斯风格的热情拥护。他决心摒弃当时流行的黑且重的工业产品形象，要把苹果电脑设计成“一个极简而又美丽的白盒子”。这个划时代的预言在若干年后成了现实。

包豪斯“入杭记”

德方于2011年初便开始对大件的器具打包。为确保藏品在运

输途中的安全，许江亲自率队赴柏林接收藏品。

除了藏品校验工作外，设计艺术学院教师姚之洁此行主要负责对德国收藏家布诺诺的采访，了解藏品背后的故事。作为研究包豪斯的博士，她面对这些“宝贝”时，除了有一种“仰慕已久”的激动，更多的是作为学人的思考——代表世界当代设计启蒙概念的作品进入一所中国艺术设计高等学府的过程，必将对当下及未来、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思考有所启迪。

2011年3月9日，7010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史系列藏品运抵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在海关人员开启海关封并验收后，接收团队随即展开清点入库工作。从开箱、登记校验到入库，各个环节有序且严密地顺利完成。